



# 荒土

錢杏邨著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 荒 土

錢杏邨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1929

荒 土

## 自序詩

去吧，你不健全的個人的情緒，  
去吧，你殘餘的靡靡的綺語。  
我要追尋未來的新生之路，  
且把你這死去的遺骸埋入荒土。

讓過去的遺骸從此在我心中死亡，  
當前的祇有羣衆的歌唱。  
再不要拾起那些畸形的印象，  
無上的題材祇有血的火山。

你敬愛的尊貴的讀者嚟，  
新的生命已經放出了它的光芒；

---

我們同去開拓這無限的寶藏罷，  
請不要誤入歧途，和我往日一般。

一九二八，六，末日。上海。

寫給一個朋友

## 寫給一個朋友

朋友，這一夕話纔使我醒悟了，  
知道你所住的是一座改良的囚牢。  
往日我以為你是自由翱翔的飛鳥；  
現在更認識了改良的人物都是些毒梟。  
他們承受的社會的毒汁早已浸入了骨  
髓，  
粉飾的浮面內藏着原先的毒坯。

朋友，快離開這座囚籠，莫再徘徊，  
改良主義本是人間最可怕的惡鬼。  
他們說不上什麼澈底的革命，  
從他們能得到的至多是一點口頭的同  
情。

他們祇能欺騙那些懦弱的渴望自由的人  
民，

祇是拿着自由的口號圖謀個人的上進。  
朋友，你也不必悲憤，不必悲憤，  
這樣的環境正足以磨鍊我們的堅忍。  
我們不是妥協崇拜的奴性的賤人，  
無間斷的爲着多數人抗鬥才是我們的精  
神。

我們祇有打斷對於這粉飾自由人物的希  
望，

爲未來的世界創造一個偉大的新的生



命。

朋友，莫要低徊，快離開這座愁城，  
我們要勇敢的努力的前進，前進，  
把這可怕的改良主義的統治打成碎紛。

一九二八，五，一四夜。

## 述 懷

道旁有許多嬉戲的兒郎，  
這又觸起我心緒的悵惘。  
我也有三個活潑的稚兒，  
不知是否還在門前喧嚷。  
假使我如往年的居在家鄉，  
這時定攜着他們在田間遙看新月的升

上。

假使我如往年的能自由回到故鄉，  
他們一定是環繞着我在話短說長。  
他們的語言雖都不周全，  
不連續的名辭把意義却表現得異常明

顯。

而今，便是這樣的生涯，也無法追尋，  
我是已成了一個流落異鄉的浪人。  
今宵，道旁的兒郎又搖震了我的心旌，  
我真是思念他們不盡，思念他們不盡。  
流浪者的悲哀，最怕愁思的襲侵，  
你可愛的道旁的兒郎啣，  
假使你們真是人類的兒童呵，請讓我在  
你們的天真頰上一吻——  
我要借你們的歡愉來殺一殺我苦悶的  
心！

May 28 1928夜

# 夜 雨

——呈時雨——

還是打開嚴閉的窗櫺  
來痛快的一聽這  
須知隔竹聲  
也

---

他們是日日的在繫念遊子的身心。  
在故鄉，有我久別的妻子，  
她也在日日的盼我能以歸甯。  
我的兒郎喲，有的已過了學齡，  
想到他們在這資本世界裏的前

白色的壓迫是減不了我們對於革命的信心。

你這時更密的雨聲，更密的雨聲，  
是不是要進一步的激起我們的革命的熱情？

啊，我想到我這漂泊的靈魂，  
我是恨不能即時血濺仇讎，碎身如粉。  
我的血液是在全身奔騰顫震，  
這時睡在床上也不能安定。  
雖覆體的僅是薄薄的布衾，  
竟使我感到無限的熱燥與煩悶。  
我猛然的將這薄衾丟擲，  
透入的春風又使我感到微微的寒冷。  
這究竟是怎樣的心境，  
爲什麼往往的不能入眠在夜深？  
啊，夜雨，你這迷人的夜雨，

我而今已變成了乞食的文人。  
你的聲音爲什麼愈來愈緊？  
我起身臨窗來抒寫我的苦悶，  
你的雨點是頻頻的灑上我的稿紙，  
你的雨點是頻頻的灑上我半裸的身。  
何曾消去一點沉鬱的火焰，  
我的內心仍如一座火山在噴。  
噫，我而今已變成一個乞食的文人，  
祇有嘔出的心血伴着我身的孤另，  
每天向我默默含情的也祇有燈下的獨  
影，  
我是一無所有了，除去熱烈的革命的精  
神。  
啊，夜雨，你這迷人的夜雨，  
你是在仇視羈旅，還是有意挑釁？  
你逼得我不能安眠在這夜深人靜

你逼得我的熱淚不能再忍。  
啊，夜雨，你這迷人的夜雨，  
我已聽到潤濕的鄰舍的鷄聲。  
你看我這燈光也漸漸的使我感到陰沉，  
寒風還在透入推開的窗櫺。  
噫，我的血液是愈寫愈奔騰，  
我的筆是愈寫愈遲鈍，  
我的僵直的身軀也是愈寫愈冰冷。  
噫，夜雨，你這迷人的夜雨，  
我覆身的線毯已爲你濕盡，  
我讓你痛擊我的全身，  
我終竟要將這一夜的詩歌完成，  
我們終竟要在黑暗裏爲着多數人鬥爭，  
什麼家庭，什麼故鄉，這都是革命者病態  
的不健全的習性。  
啊，夜雨，你這迷人的夜雨，



你看，天已微微的放出魚肚色的光明。  
我雖然澈夜不眠，頭昏目眩，兩頰炙熱如  
病，

我是無限的無限的歡欣。

啊，夜雨，你這迷人的夜雨，

你不妨更緊一陣兩陣，

嚴密的雨點是阻不了我們的旅程。

天光已漸漸的亮了，

我們的世界總有一日在我們無間斷的鬥  
爭中來臨。

一九二八，五，一三夜四時至五時作成。

## 聽 雨

這時候已是夜闌更深，  
我悽切的閒聽窗外之雨聲。  
鄰近的人們都已睡靜，  
祇我飄泊的靈魂在獨對熒熒的青燈。

我把淅瀝的雨聲細聽。  
它激動了我孤寂的心情。  
真如一片辭別故枝的落葉，  
在輕寒裏我感到身世之淒零。

我本是病後的吟軀，  
而況在這深宵無人對語？

樓頭也有一個獨居的少婦，  
但我祇能在這斗室裏慢踱，  
她是不會來和我談到天曙。

聽雨，聽雨，噫，祇有聽雨。  
噫，聽雨，聽雨，我祇能一直聽到天曙。  
那豔麗的少婦也自獨擁着羅衾，  
誰知她那薄薄的羅衾裏，  
是否和我一樣的難溫？——  
噫，這一夜的歸夢又是難成，  
你聽！窗外的雨聲更逼緊了幾分。……

3：7，1928夜二時。

## 囚 徒

——寄懷時雨並學獄中諸友——

往日每當天曙的時辰，  
我們總是公園中漫步細語；  
今朝我却僕僕的在這龍華道上，  
帶着憤激的心情來探望你這個囚徒。

白煙如今雖說這樣的迷漫，  
我是沒有些微的感傷；  
即使你死在這恐怖之下吧，  
我想我的心也不會怎樣的震撼。

我們的四週本都是妖氛重重，

獄內獄外究有什麼異同？  
我們要用赤血染得地球紅，  
縲紲的生涯早在意料之中。

我是毫不覺得悲痛，  
只想在你死前多多探望幾番；  
若是我死在成功之後喇，  
當把無產者的歡笑獻上你的祭壇。

一九二八，五，二。龍華。

# 歸 來

——紀念時雨的出獄——

我聽到他已歸來，  
不知是如何的歡喜。  
我想和他突然的相見，  
輕輕的走上了樓梯。

輕輕的走上了樓梯，  
誰知他已聽到我的足音；  
送來一聲親密的呼喚，  
我不知是歡喜還是心驚。

他和入獄前是一樣的精神，

但他的面顏已憔悴幾分。  
失却了一切的想說的話語，  
我把他的雙手握得緊緊。

他的兩眼也送出無限的歡欣，  
他站在那裏微微的出神，  
我們默默的無言的對立的間中，  
各個的內心湧起了無邊的洪濤波動，

無邊的洪濤在各個心中波動，  
我們真彷彿是隔世重逢。  
這樣的重逢已不止一遭，  
每一回總不免突突的心跳。

我聽到他已歸來，  
我不知是如何的歡喜。

我想和他突然的相見，

今朝，我又輕輕的走上了樓梯。

一九二八，五，五。上海●



## 三題“兩當軒集”後

——讀題兩當軒集後——

重讀兩年前哀悼仲則的詩篇，  
我是忍不住的向着自己嘲笑，  
不知那時的思想何以這樣的幼稚，  
不知那時的性格何以那樣的脆弱……

我而今是翻然的悔悟，  
悔悟沒有把握到仲則精神的內裏；  
雖然我依舊的迷戀着他的詩歌，  
但這迷戀已不是當初的意義。

我而今所看到的仲則，

他的詩歌是具有他自己的光輝；  
這光輝是不爲過去的任何詩人所有，  
深切的，深切的具着現代的意味。

他依舊是一個偉大的歌者，  
他歌唱着經濟苦悶的喊叫；  
從他的悲苦的悽吟的間中，  
表現了破產的智識階級是怎樣的潦倒。

他便是這樣人物的象徵，  
他的詩歌內藏着現代的苦悶；  
請問在古往的詩人之中，  
有誰個寫了這樣的人類共通的悲憤？

我悔悟當初對於仲則的誤解，  
我沒有認識他是怎樣的一個戰士；

縱是寫定的評傳被焚，  
我也終於沒有一句悔辭……

5, 16, 1928

附註：

1. 題兩當軒集後見拙著緞人與織鷹。

曾作黃仲則評傳一部於1927政變時被  
人焚去。

## 飛 屍

雖在這樣強烈的電燈光下，  
我看不到些微的閃耀的光明；  
千千萬萬的活屍在來往走動，  
他們何曾吐出一點人的聲音？  
我真如中了無數的毒箭，  
心田已被火焰燒成灰燼；  
你惡魔似的飛輪喇，  
請在交馳的道上把我碾成碎粉！

## 夜 雨

虛偽的笑顏，  
掩不了我心中的酸苦；  
快意的音樂，  
再也提不起我的歡愉；  
來自內心的淚水，  
還讓牠流向內心去；  
理不清的憂思呵，  
我能向誰個陳訴？

今朝這淒風苦雨，  
在細梳着我紛亂的愁緒；  
今宵是百感交集，  
墨黑的天色象徵了我的前途；

鄉思雖增加了我的悲痛，  
終不是我重心的悽楚；  
我似冰的歡腸呵，  
今朝真個是痛得忍受不住！

窗外的迷人的細雨，  
室內的浪人的情趣，  
凭欄細聽着鄰家的笑語，  
我又滴不盡鮫人的淚珠；  
漂泊的流浪的我的靈魂，  
祇有在室內躡來躡去；  
唉，我真忍不住這獨夜的悲涼呵，  
我縱想放情的一哭，  
可憐我的喉兒又被悽咽哽住。

1928，1，22，除夕

# 詩 人

——讀“新的露西”以後——

你沉醉在幻夢裏的詩人喇，  
你會否聽得葉賢林的哀吟？  
我們是再不需要你的歌唱了，  
你在這時代已經成了一個廢人。

你不要再驕傲着你有恁多的詩篇，  
你的詩篇而今是不值一錢；  
你不要再驕傲着你過往的聲名，  
那早已變成了一陣過眼的烟雲。

我們需要的詩篇已不是風花雪月，  
我們有的是革命的情緒，沸騰的熱血，

我們這裏再不需要嬌媚的黃鶯，  
我們有的是鋼一般的鐵一般的喊聲！

你已經成了一塊永久的墓石，  
作為供人凭弔的過往的遺跡；  
你祇曉得怎樣為着自己抒情，  
你沒有聽到偉大的羣衆的喊聲。

我們的時代是驚濤駭浪：  
我們的時代是暴雨狂風；  
地球早被勞働者自己撼動，  
你祇會閉戶歌唱，沉醉夢中。

你聽吧，葉賢林是在敲着你的噩夢，  
他對着新的世界是具着歡欣；  
凡是有的，凡是有的他都要領受，



將全身全心照着開闢的道路前行。

他覺悟誰個的眼對他都是陌生，  
你爲甚如此的沉醉不醒？  
難道你是有意的甘心墮落，  
要做一個新時代的陳死人？

醒醒吧，醒醒吧，  
新的露西已露出他的面龐；  
假使你再不醒悟呵，  
你的前途也祇有死亡。

8. 15, 1928.

## 給——

我會隔着街衢把她仔細的端詳  
她正憑着臨街的樓欄下瞰。  
微雨洒上她露臂的白綢的長衫，  
我的眼首先投向她的粉白的面龐。

她轉過秀麗的面龐微微的遐想，  
她眉宇間撲撲的清氣令人不能嚮往。  
兩片醉人的櫻唇在有意無意的翕張，  
她細膩的纖手幾回的抹着雲鬢。

這使我鈎起了一番過往的回想，  
那正是一個美麗的春天的早上。  
她裸足站在電話的機旁，

用着柔和的語言不知和誰個暢談。

我癡癡的癡癡的站在她的身畔，  
暗暗的把我倆的高低細細較量。  
我用眼光在她的全身來往巡視，  
她裸露的白皙的雙足具有無限的美感，

我又不住的和她談笑，向她癡看，  
她有點說不出的微微的羞慚；  
至今她的黃鶯般的異國的音調，  
還繼續的在沉醉我受創的心房。

她的臨別的微笑我是永不能忘，  
每一次的回憶總如痛飲了一回酒漿。  
她有時着了粉紅的輕衫，  
我真說不出那是雕塑還是絕美的畫像？

尤其是她那背着手時閒適的來往，  
音樂般的輕緩，擺動她的身軀和衣衫。  
假使我是個絕世的音樂的天才喲，  
我定能因她的走動而製出人間的絕唱。

我現在又把她隔着街衢細細的偷看，  
恨不能把她白淨的齒牙細吻一番。  
我不能指出她那一點沒有充量的美感。  
雖說和她的相戀終竟是幻夢一場。

噯，女郎，你可愛的異國的女郎，  
你之於我真如人間之於天上。  
殘敗的人生還有什麼特殊的希望，  
對你的謳歌便是我勝利的終場。

---

噯，女郎，你可愛的異國的女郎，  
我對你是沒有什麼企圖與幻想。  
你隻身萬里，我亡命異鄉，  
不幸的際遇早已損害了我們的健康。

六月二十四日。

# 往昔的故事

## 爲了窮困……”

他們爲什麼孜孜不倦的創作？

爲了窮困，爲了麵包，爲了肚皮的飢鳴。

那裏談得上有什麼藝術的衝動，

著作人的心情而今也是市儈的心情。

藝術早已變成了一種謀生的工具，

提起筆來誰都要預測着前途的銷路。

他們是一點也不值得驕傲，他們又何嘗

清高，

天才是早被生活的苦痛損害完了。

呵，你對我的話不必有什麼訕笑，

他們創作的完成有幾許不是因着經濟的

壓逼，

有幾回不是爲着飢餓的需要？

爲了窮困，爲了麵包，爲了肚皮的飢鳴，

你想他們在創作時是具有那一種的精神？

當前的有讀者味口的行情，有書賈指定

的尺寸，

有盲目的譏刺和批評，還有當局的查禁。

你要自由的創作麼？除非你生活於忘却

現實的夢境，

除非你生活於忘却現實的夢境。

藝術是早已在經濟下斷絕了牠的生命。

著作人的自由也是被生活剝削 淨盡，



每一頁上祇是些經濟需求的血痕。  
他們爲什麼在孜孜不倦的創作呢，  
豈真個爲着不朽的偉大的事業麼？  
爲了窮困，爲了麵包，爲了肚皮的飢鳴。  
爲了窮困，爲了麵包，爲了肚皮的飢鳴，

六月二十五日。

## 在 Cafe 中

這深夜溫暖的咖啡室中，  
白幔是低低的低低的下垂。  
幻想中有一個艷麗的少女，  
在輕響的和我對飲了一杯。

這樣的美夢已永不能尋追，  
當年她紅暈的雙頰又潮上心頭幾回。  
今宵，我縱盡情的沉醉，  
也祇有空虛的影子伴我同歸，  
唉！永遠也祇有空虛的影子伴我同歸。

一九二八，四，一四日。

## 幻 影

我的幻影如一座雕像，  
屹立在大道的邊旁。  
她露着巧笑向我招引，  
我瘋狂似的撲向她的胸襟。

我的心靈突兀的一震，  
女神的雕像變了原型。  
一個佩帶雙劍的武士，  
高舉着殺敵的旗旌。

我再把心兒一靜，  
雕像又變成和藹的工人；

頭上披着漫長的血巾，  
拿着他們的工具立在地球的核心。

忽然，他把工具向我飛擲，  
我的魂靈如受深深的一刃；  
忽然，又喪失了這幻影的雕像，  
祇有無數的血旂在空間飛行。

一九二八，二，一七上午一時。

## 六月二十三夜

滿天的淒風苦雨，  
我孤寂的在暗黑中走向前途；  
我的心是無限的悽愴，  
我的心是萬分的酸苦。

忘却了全身在被洒着霪雨，  
懊惱着他爲什麼要獨自歸去？  
我究竟有什麼開罪於他的地方，  
他要這樣的挑動我的悲涼的情緒？

淚珠雨水在我面上交流，  
霪雨飛洒，苦風在我頭上怒吼；

---

眼前的世界宛如一座墓邱，  
我如灰暗的活屍在終宵的慢走。

六月二十四日。

##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我們同向光明走，  
我們都是被壓迫的兄弟。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我愛你們手的粗糙，  
粗糙的手說明了勤勞。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我要拒絕軟那如棉的柔夷；  
他們是剝削我們的惡魔，  
不是我們被壓迫的兄弟。

聽說不久有一箇巨盜，  
他總是先看被捕者的手是否粗糙。  
假使不是細嫩的手腕：  
他就要請他們痛飲一番，把他們放掉。

這巨盜真不愧英豪，  
可惜他的名字我沒有知道；  
但我們需要的祇是事跡，  
名字的認識是沒有什麼必要。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粗糙的手掌快快的聯成一線，  
我們要即刻撲向敵人的面前。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我要舐乾你們手上的污穢，  
把濫廢的柔夷埋成一個屍堆。

六月二十三夜。

## 往昔的故事

在昔有一個舞女，  
她受了情郎的誤解。  
他把她劫回營中，  
給予她許多的虐待。

這時，愛他的心是漸漸的死亡，  
淚珠終日的流在她的臉上。  
她想盡千方百計把他憎恨，  
但愛戀的心反在被鞭撻中增長。

幸而來了一個機緣，  
這誤會一朝終能大白。

他便冒了無上的艱險，  
把她從敵人的手中奪回。

啊，我現在告知你這個故事，  
你也知究竟是什麼意義？  
我固然不是那勇士般的情郎，  
你却和這多情的舞女相仿。

請讓我再向你實行一回悔懺，  
我的個性實在有些倔強；  
我知道雖曾給予你多少精神上的虐待，  
你總是這樣的溫柔，這樣的把我慰安。

啊，我告知你這個故事，  
我是要懺悔在你的面前。  
你的心我已是深深的了解，

---

也讓我重給你一個指環，當做誓言。

六月二十三夜。

## 屋 脊

屋脊，屋脊，填滿了空間的屋脊，  
誰知這其間蘊藏了多少的淚血？  
屋脊上更有無數無數的煙囪，  
有的正微煙在霏雨之中。

上面有的是黯淡的天空，  
工作者不斷的在大道中勞働。  
馬路上的急雨竟成了淺流，  
想熱血定和這一樣在他們心中涵湧。

也有一兩面旗幟在空中招展，  
彷彿爲富兒的世界搖着葬鐘，

誰能找出富兒們的足跡?——

他們本就不適合於時代的暴雨狂風。

屋脊，屋脊，填滿了空間的屋脊，

下面流着勞働者交流的淚血。

他們不疲乏的奔波在霧雨之中，

爲的是要建設他們永久的旂幟。

六月二十三午。

# 窮 人

——讀君翔的秋の月夜以後擬作——

壓抑一下罷，  
你熱烈的感情；  
從今後你再不要如火山飛迸，  
熱情是溫不暖綺羅的女性。  
我祇是一個窮人，  
沒有地位，沒有黃金，  
我將永得不着異性的歡情。

壓抑一下罷，  
你熱烈的感情；  
人間那裏有什麼真愛，  
祇不過在爭奪着美好的粧飾的上品。  
我祇是一個窮人，  
沒有地位，沒有黃金，  
我是永不會擁抱芬芳馥郁的美人。

壓抑一下罷，  
你熱烈的感情，  
說什麼愛是人類的至神至聖，  
祇黃金的翼下在孵育着愛情。  
我祇是一個窮人，  
沒有地位，沒有黃金，  
從今後打破這熱戀的迷夢，  
我將淒涼的孤獨的度過一生。

一九二八，一，二五。



## 壓 迫

到壓迫的下面找道路去，  
弟兄們，你不要退縮，不要徘徊；  
勝利終歸屬於無產者所有，  
祇要我們的精神始終不懈。

弟兄們，你不要憂慮這灰灰的天空，  
在灰色的後面是蘊藏着沛然的大雨，  
那便是我們所期待着的光明，  
那便是我們所需要的清露。

我們不怕任何的高壓，  
統治階級的實力是一無所有；  
我們更不怕殘暴的屠殺，

光輝的明日便在這屠殺的後頭。

屠殺適足激發革命情緒的高漲，  
楚刑鍛鍊了革命者的勇敢；  
弟兄們，在革命還沒有成功的前夜，  
監獄本是我們無產者的故鄉。

我們是決不退縮，決不徘徊，  
我們是勇猛的向前毫不倦怠；  
我們不需要平坦的旅途，  
祇有壓迫的下面纔有道路。

五月二十五日。

## “燈 塔”

——讀郭沫若燈塔以後——

往昔曾爲她寫過一部“燈塔”  
不久就因政變遭了火劫；  
但我是沒有絲毫的追悔，  
留着這些花月的詩歌究竟何爲？

現在不是我們高談 Romance 的時候。  
弟兄們，現在是天色已將破曉；  
不必再眷戀這些靡靡的哀音，  
我們需要的全是戰鬪的鼓號。

我們的燈塔應該是革命的信標，  
綺麗的歌詞也得變成粗暴的喊叫；

---

我們要鼓動革命者的熱烈情緒，  
我們要在詩壇上燃起無邊的火炬！……

5, 18, 1928

江 上



## 村 居

四圍都是高牆，  
電扇招不來一些清涼；  
鎮日鎮夜的總是流着雨汗，  
如同住在火爐裏一樣。

我們受不了都市的煤屑，  
我們還是回到這可愛的鄉村，

這裏有醉人的湖水，  
這裏有敬愛的弟兄……

這裏又有涼爽的风，  
日夜親密的拂着我們；  
雖在強烈的日光下，  
身上也不見一粒的汗珠。

在這裏腦也再不昏沉，  
環繞我們的盡是農人。  
同居的窮苦的兄弟，  
他們又是爽直而忠誠。

有時步着夜月，  
在涼風裏檢看自己的濃影；  
有時與鄉人漫話，



使我發現了人類的真性；  
除去秋虫偶一歌吟。  
鄉村裏真是清靜

湖畔還有萬道燈光，  
映水如同在游的金蛇；  
四周雖沒有高山，  
深灰的彩雲竟疊成補上。

穿着深秋的衣服，  
在夜晚總還感受着輕寒。  
和那經濟造成的都市相較喲，  
又宛如地獄之於天堂。

你看，這滿垂金瓜的瓜架  
我們可以睡在裏面讀書。

你看，在湖畔垂釣，絮語，  
那是多麼的具有詩趣？  
縱有可惡的蚊蟲來擾，  
我們可以一一的薰去。……

我真是愉快喲，  
現在已經村居；  
想到都市裏的車塵，  
我真有些畏懼。  
歸來罷，可愛的弟兄們，  
且到這兒來避一避酷暑。……

一九二七，九，武昌。

## 詩一首

人類的眼裏都已生出了翅膀，  
他們是一個個的都在發狂。  
把陷坑當做大道行走，  
每個人的肩上揹着自己的靈樞。

他們把歡悅稱做浩歎，  
說牛羊都可飛到天上；  
恥笑着主張正義的人們，  
尊崇那經濟製成的衣冠。

長了翅的眼睛那有眼淚？  
他們流的全都是些鼻涕。

說人類又生了兩隻前蹄，  
上下貴賤全看他們穿着的。

他們測量的天祇有一丈八尺高，  
大地上，早被黃金鋪滿了；  
真理的定律是要將黑白混淆，  
他們說，明年的狗子也要有錢纔叫。

他們現在是一個個的瘋了，  
左手執着錢袋，右手握着感情；  
身上掛着嬉笑怒罵的面具，  
揚起四蹄在軟紅塵裏飛奔。……

一九二七，二，四，夜。

## 壓 榨

我是餓了，我是餓了，  
我想壓榨幾首詩歌，  
來換取一點麵包。  
但可惡的孩子們喲，  
却在我的身邊來往纏擾。  
他們那知我的心在燃燒？  
他們祇是向我傻笑。  
他們是不會夢見，  
有一根飢餓的鞭子，  
在痛抽着我的肝腦。  
唉，我是餓了，我是餓了，  
你天真的孩子們喲，  
請停一停你們的糾纏，

讓我來壓榨幾首歌詩。

呵，孩子們喇，孩子們喇，

爲什麼還要這樣的嘈叫呢？

難道你們沒有思想，

難道你們沒有意志？……

我真的是餓了呵，

請你們拯救一回我的飢餓……

一九二八七月。

## 江 上

隔岸有燈火萬點，  
入江如長流之金星。  
雖不是潯陽夜泊，  
竟飛來了絲絲的琵琶音韻。

鈎起我疊疊愁懷，  
月兒也爲它暈了幾層。  
你隔江的少女喲，  
爲甚彈出這樣的悽切心情？

爲着秋怨，抑爲着懷春？  
爲着失戀，抑咒詛人生？

誰不是靜靜的倦眠——  
祇你是哀怨不勝。

你從初月直彈到夜深，  
鼓得那寒風四起，  
狂浪如萬蛇來集，  
金星已不深長，  
祇餘下昏黃的弱月。

琵琶的音韻忽然斷息，  
我想像你在掩袖哭泣；  
竟祇是澈夜悲彈，  
姑娘，你究竟有什麼抑鬱？

我今夜是孤舟明月，  
謝你琵琶完成我的悽惻；



姑娘，你縱多情，  
可曾憶到江上有同情於你的  
流浪的獨坐船頭的孤客？

我也是萬分的悲傷，  
恨不能夜夜在這裏聽你清彈；  
姑娘，你縱如吞聲有聲的夏蟬，  
我明朝，哦，明朝啣，  
我不知又要流浪向何方？

尾聲

假使你同情於一切的悲憫者啊，  
姑娘，請爲他們多製些苦悶的哀詞；  
我是永不能忘這江上的琵琶了，  
姑娘，請允許我獻給你這首歌詩。

一九二七，一〇，九，大通。

## “一條鞭痕”自序詩

這故事沒有什麼新奇，  
也沒有多少的深奧意義；  
寫的僅祇是抗鬥者的一羣，  
人生又着上的一條鞭痕！

可是，詩人的命運我不悲憫，  
祇歌頌那勇往直前的犧牲；  
女性中能有幾個莎菲？  
詩人，不過是暴力下生活的象徵！

他聰明的讀者喲，  
我不是在爲詩人作傳；

表現昇華的革命的狂飆，  
我是渴望着大無畏的英雄來到。

一九二七，一一，一五，蕪湖。



# 後 記



把今年以前的詩編成集子交了出去以後，自己以爲是不會再寫什麼詩歌的了。我覺得詩的情緒完全在我的心中消逝去。却想不到半年以來，竟又積下了許多首。這真是當時所不會夢想到的事。

現在加上前集佚去的幾首，稍稍的改動編定。重看一過，覺着仍然的沒有一點好處，

在個人也沒有進展。小有產者的情緒瀰漫全集。純無產者的意識還沒有把握得住。這一切，又使我羞慚。

但是，我不願這樣的長此下去。此後我要盡量的克服，把這些不穩定的情緒摧毀。我終是個無產者呵。忘却羣衆的詩歌不要再作了。祇有羣衆是我們今後謳歌的對象，祇有工作是我們今後的題材。今後的詩歌是羣衆的，不是個人的。

所以，我把它題做“荒土”。

“To me this world's a dreary blank,  
all hopes in life are gone and fled,  
my high strung engrgies are sank,  
and all my blissful hopes lie dead.”

讀者們，一切的不健全的且讓它死去，現



在不是我們再寫“all hopes in life are gone and fled”的時候了。當前有火花的題材，當前有火山在爆烈，當前有許多值得我們尊崇的血。我們對着當前的光明，畢生也謳歌不盡。

畸形的製作，是到了被埋入『荒土』的時候了，不健全的東西在大時代的前面，祇有一條出路——死亡！

這小冊子就是我的“荒土！”。

一九二七，六，三 夜記。



# 目次



題辭 1

自序詩 1

寫給一個朋友

寫給一個朋友 1

述懷 4

夜雨 7

聽雨 13

囚徒 15

歸來 17

三題兩當軒集後 20

飛屍 23

夜雨 24

---

詩人	26
給——	29

### 往昔的故事

“爲了窮困……”	35
在 cafe 中	38
幻影	39
六月二十三夜	41
“朋友們,我和你們握手”	43
往昔的故事	46
屋脊	49
窮人	51
壓迫	53
燈塔	55

---

村居	60
詩一首	63
壓榨	65
江上	67
“一條鞭痕”自序詩	71
後記	75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版

印數2001—4000冊

書名 荒 土

著者 錢 杏 邨

發行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張 資 平 著

# 愛之焦點

實價四角五分 郵費加一

張資平先生的小說，早已在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和他的沖積期化石上轟動一時了。此書乃其最近得意之作：雙曲與漸近線，愛之焦點，一班冗員的生活，木馬，他悵望着祖國的天野，約檀河之水，寫給誰的信？白濱的燈燭，一羣鵝，等九篇，彙成一冊，內容豐富，運文熱潔。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天喬 劍波 合著

##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喬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誠懇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